



千里眼順風耳(十一)

通訊老兵憶當年

梅汝琅

上圖爲作者在河南洛陽勘察防空情報時留影

(本文另有圖照刊本期八十六頁請參閱本誌第一七一期一〇六頁)

陪俞大維視察前線

我回到戰管聯隊，在技術業務方面，由于同仁的努力和美軍顧問的支援協助，還在日新進步，但是人事行政效率，却看不見改進，副聯隊長新增一位，主管官調動頻繁，五日京兆，我也因爲負責的人增多，兩個和尚抬水吃，加上因爲派職周折，心裏多少不太愉快，做事沒有從前積極有勁，可是還不斷地到每個工作角落去視察訪問，發覺并解決問題，國防部俞大維部長，特別重視我們這一部隊，他不停地蒞臨視察，每次都由我陪侍，領教很多，俞部長是一位彈道專家，軍事政治科學都很有素養，好學不倦，工作深入基層，足跡走遍了外島每一哨站，冒險勇敢，平易近人，生活簡樸，沒有一點官僚習氣，有一次我

同他訪問小金門喊話站，敵我對峙，一海相隔不到一千米遠，雙方看得清清楚楚，喊話叫罵，聲浪震耳，你來我往，終日吵個不休，喊話小姐，都是政工幹部學校畢業，軍中花木蘭，滿腔熱血，混身是胆，我們在碉堡裏休息，俞部長對工作同仁，噓寒問暖，捎帶家信，并和他們合影留念，鼓勵志氣，愛護部下，無微不至，隨後他感慨地說：「我到國防部已經十年了，一事無成，人生有幾個十年。」一位喊話小姐，馬上隨口應聲而答：「部長有好幾十個十年哩」，這位小姐聰明伶俐，反應快，逗得俞部長哈哈大笑。

四十五年(一九五六)七月強兒已在國防部編譯官服役一年，因在台大畢業成績優異，由台大挑選參加留美李國欽氏獎學金考試獲第一名，可得兩年獎學金五千元，外加來往美國旅費，這一個空前大好機會，祇因他還差一年服滿編譯

官兵役，幾經分別向有關方面交涉請求，都未獲通融，最後祇有放棄，在他個人和我們家人，心理上又是一個重大打擊，幸而他還承受得起，第二年暑假再度考取李氏獎學金出國，還同時(一九五七)獲得賓州普渡、李海等大學研究獎學金，因李氏獎學金較高，結果以李氏獎學金赴美，進入加州史丹福大學研究院深造，真是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蒼天不負苦心人。預備軍官出國，手續至繁，先要辦退役，再領取後備軍人出境證，公家機關辦事慢，行政效率低，公文輾轉費時，史丹福大學開學時間又很緊湊，時好友胡獻羣任國防部作戰次長，承他派一參謀，專門爲強兒辦出國手續，四出奔走，始得順利成行，九月十五日搭飛機飛美，全家及親友多人，都在松山機場送行，還有強兒老師凌鴻勛夫婦，也趕來機場送別他的得意門生。

十一月我奉派和海軍基隆區司令陳慶甲飛赴琉球附近海面參觀美國航空母艦雷其蒙號防空作戰演習，艦上的戰鬥機一百多架，雷達電子設備好幾十部，船頂烟囱上滿佈着各型雷達天線像天羅地網一般，作戰指揮室的干波器、攔截儀、電子計算機不計其數，組織系統，比我們一個戰術管制中心還要複雜，這隻航空母艦，外圍着一大羣驅逐艦、巡洋艦、補給支援艦、食品供應艦，浩浩蕩蕩，是一個相當龐大的艦隊，我們在艦上參觀了三天，飛機在甲板跑道上起飛降落，攔截管制作戰，相當精彩，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無論是飛行人員、管制人員和通信電子人員，合作協調，技術精巧熟練，足堪借鏡之處甚多。

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八月十三日，我隨俞大維部長從基隆出發，乘兵艦去馬祖視察，當天海浪洶湧，船身顛簸得厲害，我原來和俞部長站在甲板上聊天，因為暈船，身體支持不住，先去房間休息，俞部長雖年逾六旬，身體似乎很結實，不暈船，我們到達馬祖，兵艦不能靠岸，停泊在海當中，改用駁船登岸，駁船隨浪搖擺不已，我因為暈頭暈腦，險些失足掉下海，幸而有人把我扶持，登岸後沒有休息，由馬祖司令部長官們，陪同俞部長到各個前方崗哨陣地去巡視，適遇共軍飛機來馬祖偵察，經我高射砲隊密集砲火射擊，才把牠轟了回去。

金門砲戰職級晉升

馬祖係我常去的前方島嶼，由於敵機當年時常前來偷視偵察，俞部長認為共軍在外島，不久可能會採取攻擊行動，面囑當地駐軍，提高警覺

，加強戒備，果然我們回到台北以後，不出俞部長所料，就在八月廿三日傍晚，金門對岸敵砲，以瘋狂姿態，猛向金門一夜射擊五萬多發，把整個金門島和小金門大胆二胆各小島，破壞得沒有一塊完整土地，彈痕累累，砲口對準防衛司令部，正巧俞部長這次又在金門視察，彼時金門防衛部三位副司令趙家驥、吉星文、章傑，正聚集在防空洞口外水上餐廳，等候俞部長和胡璉司令官一同會餐，不幸就被命中，三位副司令同時陣亡，俞部長和胡司令剛剛從防空洞步出洞口，忽聞砲聲，立即折返洞內，金防部參謀長劉明奎將軍腿部當時被砲彈破片炸傷驚險之至。我們聯隊通信分隊張分隊長也中彈斃命，這一次金門砲擊，震驚了全世界，台灣海峽，序戰開始，延續了幾個月，敵人每天發射數萬發砲彈，企圖把整個金門列島用砲火來封鎖，飛機不得在金門着陸，兵艦亦不得在金門靠岸，補給一旦斷絕不濟，國軍似乎勢必戰敗，幸賴我三軍將士用命，同仇敵愾，士氣如虹，幾個月的戰果，金門仍固若金湯，屹然無恙。金門雷達站被敵砲擊毀了，我們的飛機要日夜巡邏出擊，雷達情報，猶如耳目，不可或缺，我在砲火喧天中，飛到金門，選擇陣地，在金門島上走遍了每一個山頭，真是這山望到那山高，最後在太武山頂，找到了一所掩體，比較適合雷達站條件，從那裏瞭望對岸廈門，車馬行人一一看得清清楚楚，我們就在那裏急造房屋，籌劃修護補給，以種種最迅速有效方法，恢復了工作，使得在金門砲戰戰役中，我們的飛機，擔任運輸和出擊任務，順利進行，藉着雷達的引導，

和飛行員卓越的戰術和技術把敵機打得落花流水，造成卅一比一的輝煌戰果，堅強勇敢的中國空軍，享譽全世界。

每當我在作戰管制中心雷達鏡幕上，看到敵我兩隊飛機在空中接戰，就好比在籃球場觀看球賽一樣清楚、緊張、刺激、興奮，一會兒雷達引向我機飛追敵機，無線電命令開放機槍，瞄準射擊，把敵機擊落，一溜煙地滾滾下墜，接到空中戰鬥員報告戰果命中，真痛快極了。

在金門砲戰期間，我的工作，是不分晝夜忙個不休，某天早晨，由安東街家裏出發，駕着吉甫車去作戰管制中心，因連日過度疲勞緊張，適巧正面太陽擋住了視線，剛剛駛上馬路，忽然左方飛駛來一輛空軍中型吉甫，把我的小吉甫攔腰撞來，鋼樑撞彎，只差一尺距離，可能就要撞到駕駛台，把我撞倒，驚險萬狀，我在近幾年來，在安東街誤闖火車平交道，在北投利車失靈險些翻車，接二連三，都因自己駕車技術不好，驚險百出，幸賴祖上蔭德，命不該遭凶，每次都是有驚無險，今日思之，心猶有餘悸。

金門砲戰接近了尾聲，時屆年終，年度晉升命令發表，我被列為晉升少將，并獲頒勳章，喜出望外，我因未具國防大學或參謀大學畢業資格，照例不能晉升將官，經事後探悉，才知道是國防部王叔銘總長，酬勞功勳，特別保舉，公事由空軍總部人事署發出，經過各級人事評判委員會審查，都以資格不合晉升條件，難予通過，但係總長交辦，最後呈列總統核准，我係空軍副聯隊長晉升少將最早第一人，多少年來，不避艱辛奮

勉從公，自審還對國家做了些事，因職務關係，雖未衝鋒陷陣，沒有汗馬功勞，論功行賞，似乎也無愧于主義，擢升為少將，尚無不公允之處。

通信處七年的體驗

我兩度服務戰術管制聯隊前後一共六年，至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一月，奉調總部通信處長，這是我第四次進入空軍首腦部最高通信幕僚部門工作，職務由參謀而科長而副處長而處長，一步一步的爬升，這次在通信處，在空軍裏通信職務已爬到頂，一幹就是七年，七年的歲月，不算太短，公私事務，變異很多，在軍事大局方面，國共兩方以一條海峽之隔，還沒什麼大規模戰爭發生，共軍對金門的砲戰威脅規定單日打砲雙日停砲，視戰爭猶如藝術玩意一般，通信方面，為了隨時準備可能突發的戰事，還是不能疏懈，而且通信技術進步很快，保持現狀，就是落伍，還要不斷求革新，求進步，晝夜不息的運轉工作，時時保持警覺。

迅速、確實、機密是軍事通信三大基本要素，現代兵器進步迅速，交通運輸發達，戰場範圍遼闊，軍隊組織也愈趨複雜，戰事勝敗因素，更為縮短，所以通信除了要迅速確實機密以外，更要具有簡單性、伸縮性和經濟性，因此通信處一切方案計劃措施作為，也就循着這些目標方向和範疇，去推行實施。學校教育，關係事業前途發展，既鉅且深，我從前在通信學校服務，全心全力注意教育，今服務通信處，職責上雖不主管教務，但是學校訓練出來的學生，畢業後是直接派到部隊裏去服務的，教育成果的好壞，影響通信業務，兩者關係猶如唇齒相依，所以我對於這方面不敢忽略，還是不時去岡山通信學校，訪問視察、研究交換技術需求，由於近年來台灣政治安定，社會繁榮，工業發達，技術人員，求過於供，中外商辦民營電子工廠紛紛開設，如雨後春筍，電視公司也成立了，通信電子人員特別吃香，謀求工作，格外容易，而且待遇比軍隊為高，生活沒有軍隊裏艱苦，責任尤其比較輕鬆，我們工作同仁，不免有的經不起外間的吸誘，見異思遷，轉向民間發展，因此導致軍中人才外流的新問題，同時學校招生也益形困難，高級班形同虛設，開了班招不到學生，大學理工科畢業生出路寬，對此無人問津，正科班初級班學生，總是招不足額，招生大門終年敞開，學生素質也慢慢低落下來，可是我們的通信裝備，因為獲得美援的供應不斷增加並更新，器材越來越多，品類也越來越複雜，操作使用，維護技術，更加繁雜新穎，舊有的人才向外流去，新的血輪却不易培養出來，形成後繼無人的嚴重問題，為了解決當前困難，一方面設法安定工作人員情緒，改善其精神物質待遇，鼓舞他們的士氣，並極力爭取派美受訓名額和機會，一方面改進學校設備師資加強教育訓練，並建議大規模複訓計劃，開設函授班次，加強在職訓練，使每一個在職同仁有更多機會進修，獲得更好的技術，養成做到老學到老，跟着時代進步的進取精神，這一切的一切，在若干方面，確也獲得了相當的效果。

愛惜軍援物資運動，是當時最熱門的一句口號，對於通信裝備器材的保養維護補給，我也特別注意，記得有一次我去屏東電子修護廠視察，廠長劉浩春領我參觀修護補給工地，途中遇見一位軍士，手推着一部車子，滿載着修好的無線電機，這位軍士見到我們，立即舉手敬禮，一個不小心，車子失了平衡，機器打翻在地上，劉廠長當時責備了他幾句命令把機器送回工廠重作修理檢查，由於這一件小事的啓示，我連想到辦補給，不是一件單純容易做的工作，一樣補給品，不僅是補給人員從庫房裏檢好包裝運出就算了事，從補給計劃開始，經過採購、收貨、點驗、存儲、包裝、運輸種種手續過程，要使牠適質適量，適時適地，送到使用單位，才算完成了補給的責任，達成補給的任務，這一連串複雜手續過程中，任何一環處理失當，發生了阻礙，譬如那次運輸車子打翻，機器損落，功虧一簣，不能圓滿達成補給的目的，所以我認為補給業務是一個連環套，需要每一個環節的健全結實，是集體合作的結晶，和修護技術有點不同，修護着重個人技術表現，靠個人創造成果，補給則需要集體才能發揮力量，可是一般辦後勤業務的人，都有一種傳統觀念偏見，比較重視修護人員，而忽略補給人員，認為補給工作，呆板機械，容易執行，修護則需要智慧和技術，因此每年國軍克難英雄選拔，也只是從修護人員中產生，補給人員總沾不到邊，我覺得這是一種不公平的看法，我曾經想出一個很粗淺的比喻，補給和修護，同屬後勤部門，這兩類人員，就好比夫妻兩人同屬一個家庭一樣，丈夫辦補給，賺薪水，供家用，妻子管修護，把家務處理得妥妥貼貼有條不紊，所以要把家庭搞好，夫妻互助合作，唇齒相依，地位同

等重要，無分軒輊，基於這一套理論，我便極力強調補給重要，建議加強補給人員訓練，調整補給人員素質，並建立補給修護人事交流制度。

菲島中美後勤會議

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夏天，我和陳總司令美軍顧問團空軍組長桑鵬少將及很多中美空軍後勤人員飛赴菲律賓碧瑤參加中美後勤會議，我把這套補給修護理論和想法向大會提出報告，獲得與會人員一致的共鳴和支持，從此補給人員地位在空軍中也就日漸提高。

碧瑤是菲律賓一個避暑名勝，離首都馬尼拉三小時汽車路程，我們乘著中美號專機，由空軍情報署長衣復恩駕駛，降落在克拉克美空軍基地過夜，基地美軍十三航空隊司令款待我們非常殷勤，晚間且有菲律賓女星表演時裝歌舞，美妙歌喉，婀娜多姿，博得不少喝采。第二天坐飛機到達馬尼拉，馬尼拉分新舊兩個城市，新城完全現代西式建築，寬暢的柏油馬路，平滑如鏡，兩旁大廈林立，花草樹木，夾雜其間，景色美麗空氣新鮮，舊城則烏烟瘴氣，紊亂喧鬧，交通尤其擁擠不堪，秩序之亂較之台北有過之無不及之感。

晚間菲律賓僑胞在舊城一家大中國餐館招待我們，筵開四十桌，車水馬龍，街道為之阻塞，熱鬧空前，僑胞熱愛祖國，盛情令人感動，席間我湊巧和曾經在台北紅極一時平劇名伶焦鴻英坐在同桌，三生有幸，焦女下嫁一位非商華僑，雖半老徐娘，丰姿不減當年，珠光寶氣，照耀奪目，貴賓席上有我國駐菲大使段茂瀾，段大使溫文儒雅，談笑風生，口若懸河，顯得頗有外交官才

氣。我們乘飛機前往碧瑤，開了兩天的會，雖然在夏天，馬尼拉炎熱如火，而碧瑤氣候涼爽，晚上室裏還要燒着火爐，碧瑤風景奇美，百花爭豔，十分可愛。會議完畢，由碧瑤飛返馬尼拉，晚間應菲律賓空軍總司令晚宴，貴賓雲集，賓主盡歡而散，當夜由衣復恩署長駕駛，由克拉克飛返台北，沿途狂風暴雨，天昏地黑，氣流非常惡劣，飛機上下升降不已，早晨兩點鐘安降台北松山機場，衣署長飛行技術，確實精到熟練。

家事操勞老妻重病

一九六〇年暑假，華兒在台灣大學化學系畢業，接著考取自費留美，由強兒累月由美寄來足夠的旅用學費，在台灣銀行辦好結匯等手續，九月三日搭機赴美，進入洛杉磯加州大學研究院，子女一個個長大獨立成人，漸漸離開家庭，遠渡重洋去闖天下，也是值得鼓勵和安慰的一件事。

玉玲因為近年來家務操作辛苦，加上軍人待遇收入微薄，生活困苦，身體漸漸孱弱，多年的胃病食慾不振，還時常患著高血壓，積年累月的勞碌，在聖誕節前夕，血壓陡高到一百九十度，嘴唇顫動得發抖，急送空軍總醫院住院治療，十多天來，不但見不起色，反而神志昏迷，兩眼無神，胡言亂語，精神失常，整天通夜失眠，高燒不退，病情十分嚴重，民兒在台大讀醫學院，請來台大精神科張主任來院診視，張大夫要做腦脊髓檢查，但恐病人體力吃不消，不敢輕試，急得我心慌意亂，六神無主，坐立不安，經友人轉告國防醫學院新近來了一位留美心理專家，我因苦無門徑求治，託在國防部服務的好友胡獻羣兄

幫忙邀請，胡兄一向古道熱腸，樂於助人，百忙中先向國防部軍醫局長楊文達探聽，然後把這位心理專家請來，原來他就是空軍醫院前院長劉錫恭，在美研究心理返國，我因和他多年沒有連繫，真是咫尺天涯，踏破鐵鞋無處找，得來毫不費功夫。根據劉錫恭診斷，病情嚴重，病人對家人責任感情太深，眼看到病情惡化，對家裏老老小小，放心不下，心理上承受重大刺激，因此神志恍惚，精神失常，依照醫理步驟，應先作試驗檢查，再對症下藥，可是病人體力抵擋不住，經九位醫生會診，結果，不管三七廿一，死馬當著活馬醫，先行注射大量鎮靜劑，讓病人死睡廿四小時，看她反應如何，大量鎮靜劑注射以後，玉玲睡覺像個死人，一動也不動，廿四小時才漸漸甦醒過來，吵著要吃東西，人還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吃過東西，復又昏昏入睡，再注射大量鎮靜劑，如是經過三四天後，人比較清醒了一些，神色也不像以前那樣可怕，對探病親友，都能認得清楚，也少胡言亂語，病情顯然有轉機，我因為工作忙，白天託請她二姐玉瑛在醫院照護，晚間自己就在病床前搭一張行軍床，在醫院裏陪伴，一個禮拜後，高燒漸退，可是禍不單行，某一天早晨，因病房太冷，棉被不夠暖，我給她一個熱水袋，灌滿著沸水，誰知那水袋塞子不牢固，不一會兒掉下來了，沸水洒著滿床，整個臀部燙得脫皮，那時我正在病房外護理室，遙聽到玉玲的微弱呻吟聲音，趕緊跑回病房，知已闖了大禍，急忙把外科醫生請來，清洗敷藥，這樣又增加病人不少痛苦。體溫又復增高，一直到一九六一

年一月十九日，燙傷才慢慢地好，精神日漸恢復，到舊曆除夕，病愈出院，這一場大病，住院五十七天，病得死去活來，骨瘦如柴，體重由一百磅減到八十磅，形同再生，全家爲了她康復出院，高興不已，我還自撰了一副春聯，張貼在房門上，文曰「慶賢妻康復出院，祝闔家福壽安寧」以示慶祝，玉玲秉性忠厚，一生克勤克儉，持家育兒，這一次死裏逃生，親友們都爲我們慶幸。

天然災害影響通訊

台灣有兩個天然大災害，一個是地震，一個是颱風，對於通信電子設備器材和房屋每年都給予相當嚴重損害，我們那些電台，或是在遙遠的高山頂上，或是在那無人跡的海邊，終年在雲霧裏工作，建築物亦多因陋就簡，經不起強風暴雨的侵襲；交通路都是急造克難方法築成，每當颱風過境，總不免遭受若干損失，使通信受阻，交通癱瘓，傷盡了腦筋，尤其台灣本島對外島通信，只靠無線電，有線電不能通達，于是我便集合運用大家的智慧，積極研究改進，費了不少時間，經電子廠長畢家湘貢獻了一個從台灣到馬公建設微波計劃方案，這個方案，台灣在日治時代已有人建議，在通信檔案內有案可查，那時因計劃經費太大，而且台灣本島到馬公，最狹的海峽，有九十多公里，在微波有效射程理論上，難得溝通，由于近年技術進步，還有辦法克服，當前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要幾萬元的試驗經費，我把這個試驗計劃，交付載微波大隊長謝進去籌劃，并造預算送呈到國防部，主管三軍通信的通信局長萬承烈航校四

期飛行出身，他首先向我要保證試驗成功，否則還是不要浪費國家公帑，潑我一頭的冷水，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幸好國防部俞部長很重視三軍通信，有一次我隨侍他去外島公差，當面把這計劃構想向其報告，立即批准了試驗經費，我和畢廠長謝大隊長分頭去籌劃試驗，調撥器材，架設定向天線，費時三月，終將這條越海微波試驗成功，使台澎通信，創了一個新紀元，幾年後國防部統一通信指揮部和交通部電信總局，也都照着我們這個現成藍圖，建立台灣到馬公間微波通信系統，軍方和民間通信，益臻便利。畢、謝兩員，因本案成果，獲得當年國軍克難英雄的殊榮，我則被列爲特保最優人員，一九六一年元旦由總統親自召見嘉勉。

雷達更新換裝，也是通信處一件重點工作，飛機由螺旋槳式改進爲噴射式，速度進步到超過音速，還有空對空，地對空飛彈，這一些作戰新兵運用，都要靠雷達操縱導引，才能發揮他們無比的威力，雷達器材也就一年一年不斷的更新換裝，雷達在通信技術部門，比較奧妙高深，我在前段已經述過，台灣近年來經濟繁榮，民間電子工廠紛紛設立，空軍電子人才外流，應付這個業務，時有人才短缺不够之感，好在通信學校歷年不斷訓練，雖然退役轉業的人不少，大部份人才，仍留在軍中，況且我們還在不斷招生和加強復訓，也就把「才荒」這個難關應付過去了。

匪機投誠趕往視察

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夏天某日，我隨着

陳總司令飛去岡山參加通信學校某期畢業典禮，正當陳總司令在訓話時，禮堂上電話鈴聲劇烈地響個不停，我們知道一定有什麼緊急事務，總部政治部主任董明德跑去接話，我站在講台下，遠遠的看董主任說話高興的神態，眉飛色舞，料想準有什麼喜訊，果然他把電話聽筒掛起，奔向還在訓話的總司令耳語一番，總司令立即當眾宣佈「台北電話，共軍飛行員劉承司，駕米格十五式戰鬥機一架，起義投誠，安降桃園機場」，一時全場歡聲雷動，新聞記者，蜂擁着圍住陳總司令詢長問短，想搶先發佈新聞，總司令此時當然也不知道詳細情形，便從人潮中潛進了飛機場，搭乘噴射教練機，逕飛桃園，我也隨着總部同仁，乘着另一架運輸機飛赴桃園，搶先看個究竟，通校畢業其餘節目，由校長趙珊主持，聽說那天聚餐和晚會，特別熱鬧興奮。

到了桃園機場看到那架投誠的共軍飛機，完整無缺，無線電導航儀和其他兵器仍保持良好，飛機上滿塗着簡體字標語，不太容易辨識，我們返回台北，戰管聯隊王聯隊長緩昌電話告訴我，這次敵機起義來歸，一到台灣海峽，就被我方雷達發現，用國際極高頻率波道作通信指示其飛向桃園，功勞不小，這是共軍戰鬥機第二次起義投誠，前時時有一架投誠飛機，因油量不够，在三貂角附近海灘上強迫降落，機毀人亡，此外，還有一架運輸機，由邵希彥、高佑宗兩義士駕駛，飛韓國投奔自由，後來駕駛員兩人已引渡來台，共軍飛行員戰志消沉，嚮往自由，從此我們的通信，又增加了一項新任務，對在空中共軍的飛機喊

話，勸請他們趁機逃離起義來歸，并指示他們航行路線，給共軍心理上一個重大威脅。

總統親校空軍表演

每年雙十國慶，蔣總統介公照例要閱兵一次，年終還要親自校閱三軍，當時一年兩度的大演習，各軍種官員，盡力策劃佈置，雙十節閱兵，在北總統府介壽館廣場舉行，成百架的各式飛機，編成各種隊形，飛越通過廣場，讓千萬民衆僑胞和外賓，看看浩大空軍的雄偉力量，在介壽館七層樓上屋頂，我們設置了一個通信指揮中心，介壽館沒有電梯，從地面爬上七層樓，確實很費腳力，我每次總是爬得上氣不接下氣，自從服務戰管聯隊起一直到通信局退役為止，十六個年頭，每屆雙十節前，我總要來這裡督導工作一段時間，覺得自己爬樓梯勁和氣力，一年不如一年，有一位通校十期正科畢業生盧乃潤，他對於極高頻率、對空無線電修理技術，特別熟練，即使在機器緊急故障，猶能妙手回春，立時修好，因此我每年總設法臨時調派他來通信指揮中心工作，他從前在通校是一位生龍活虎般的校隊籃球選手，十幾年來，兩鬢也稀疏白髮，真是歲月不饒人。

根據十幾年氣象統計經驗，台北的天氣，在雙十節那天，說也奇怪，在九點鐘以前，總是陰霾細霧，雲幕低垂，到九點一過，天氣忽然開朗，晴空萬里，十點鐘正，總統開始閱兵，空中分列飛機通過閱兵台，向大閱官致敬，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那一次閱兵剛開始，天氣反常例突然變壞，雲層降低，飛機通過困難，那天還請了美

空軍空中霸王號飛機表演空中加油，一俟美機通過閱兵台，上空雲層更低，指揮官也許要好心切，命令我在空飛機出雲通過廣場，煞時間一架飛機飛得太低，撞斷了廣場前中央廣播電台天線杆，飛機油箱破裂，汽油像細雨洒在廣場人羣上，飛機摔在廣場後面馬路上，機毀人亡，還壓死了兩個行人，其他飛機隊形也大亂，這一場意外，幸好沒有把飛機摔在閱兵台上或觀衆人羣裏，否則後果更不堪設想，真是國家洪福齊天，乃不幸中大幸，事後照例不免檢討責任過失，通信紀錄是第一個要考查的文件，一切對空對地連絡，都有錄音可查，放出錄音帶，通信沒有誤事，這才算了心，晚間我在空軍新生社參加國慶晚會，心裏很久始得平靜。

先總統蔣公親校，有時三軍合併舉行，有時空軍單獨舉行，通信要求，要構成錯綜複雜範圍廣大的立體通信網，雷達網，廣播和報告指揮通信系統，時限上、品質上要求特別嚴格，不容有絲毫差錯或出一點小毛病，記得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冬，在台中公館基地總統親校，公館基地有一個台北市樣大，吉甫車兜個圈子要駛三個小時，偌大的一個飛機場，季節風特別強，對全場的廣播，很難全面顧到，我費盡了心機，佈置又佈置，試驗又試驗，親自檢點，夜以繼日，直到校閱頭一晚，還不能使人滿意，由于風向的轉變不定，總有一個方向死角，聲音廣播傳達不到，令人心焦，幸而到檢閱的那一天，風勢止息，碧天無雲，一切通信，暢快非常，清晰的廣播聲，報導着驚心動魄的空軍戰技表演，博得全場讚美與喝彩。

更正啟事

本誌三十卷二期一七四號二十三頁第二欄第六行第四字起應為「是役一江山官兵，自指揮官王生明以下全部壯烈成仁，為國捐軀，可歌可泣，名垂青史。」作者僑居國外，資料難求，記憶有誤，承讀者孫景泐先生來函指正，特此致謝，並向讀者致歉。

中外雜誌七十年七月號二十二頁，「不敢循私兄妹長別」第十、十一段文內所載「泊駐長江內河一帶海軍兵艦全部附降」一節文內言有不實，本人當年即駐於長江，亦參加長江突圍戰役，當年突圍情況：

- 一、今宋參謀總長長志，率領中山艦，及白鵝長樹棉率領順陽艦，從江陰突圍。
- 二、桂宗炎艦長率領永修軍艦，從安慶突圍至南京會合友艦等，商議突圍作戰計劃。
- 三、陳艦長慶坤，率領永嘉艦領先起航，劉艦長率領永定艦起航，再後永修艦由桂艦長宗炎率領起航，與安及武陵艦隨後，一齊突圍，與安艦不幸被匪炮擊中要害，擱於淺灘，于突圍航程中永修軍艦人員及艦體損傷不輕，槍炮上土赫德雄陣亡，今基隆軍區樓組長孫康，及其他同志共十員受傷。目前仍服務軍中同仁不少。敬請貴社查照刊登以供讀者參閱。

讀者吳少恆手上



梅汝璈「通訊老兵憶當年」插圖
民國三十五年中國軍事代表團訪英參加倫敦世界大戰勝利遊行後合影留念。
前排中坐者為副代表毛邦初，後排中立者為空軍武官賴名湯將軍後任參謀總
長現為戰略顧問。前排右三為賴名湯夫人孫德芳女士。後排左起第三人為作
者梅汝璈將軍。